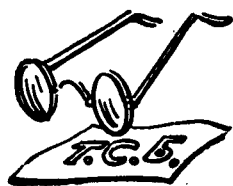


(苏)阿·格·阿列克辛 著



冒名顶替

MAOMING DINGTI



冒 名 顶 替

[苏]阿·格·阿列克辛 著

王 志 冲 译

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黄国玉
封面、扉页：吴列平

冒名顶替

王志冲 译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90,0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2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2·1034 定价：0.47元

主要人物表

谢瓦·郭特洛夫(谢夫卡、小锅子)：五年级、后来为六年级学生。

维佳·鲍洛特金(维基克、小罗唆)：谢瓦的要好同学。

吉米特里·郭特洛夫(吉马、吉马契卡、大锅子)：谢瓦的哥哥。九年级、后来为十年级学生。

斯杰潘·彼德洛维奇：领养老金的单身汉。

“小按钮”：维基克的妹妹。

玛玲卡：谢瓦邻居家的小女孩。

叶莲娜·基莉洛芙娜：女校长。

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：德语老师。

阿纳托利·西吉兹蒙特维奇·布兰奇柯夫(托利亚)：少先队中队主席。

伽莉雅·卡琳基娜：女同学。

芭莎大娘：谢瓦家的女邻居。

卡列莉娅·符拉季米洛夫娜(卡列拉)：女邻居。

目 录

冒名顶替 [3]

鼓手的神秘信号
又名《我怎样记日记》 [69]

新楼房里的小姑娘 [164]

隔壁小妹妹玛玲卡 [174]

译后记 [179]

冒名顶替



桩桩件件从那里开的头

这事儿是在德语课上开的头。我举手说：

“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，可以关窗吗？要不，我简直要起鸡皮疙瘩罗……”

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摘下夹鼻眼镜，不急不慢地察看一下窗户，接着环顾了全班同学，最后才凝视着我说：

“郭特洛夫，您可以用德语讲出这个要求嘛。自然，‘鸡皮疙瘩’这个单词例外，我们还没有学到过。”

在教我们班的老师当中，甚至可以说，在全校的老师当中，用“您”称呼学生的，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是绝无仅有的一个。在我们这儿，这个“您”字引出来的各种笑话还真不少。喏，举个例子吧，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对站在黑板跟前的一个同学说：“您可以走了。”于是，我们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都离开了座位①。

我得到了允许，就爬上窗台，把窗子开得更大些，探出头去，眺望大街。

“郭特洛夫，为什么您总是有好些多余的动作呢？”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问。“做一个简单的德语翻译练习吧，您会毫无必要地使劲儿压课桌，呼哧呼哧喘大气，甚至伸伸舌头。关一下窗子吧，您又简直要爬到外面去。”

听着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的话，我什么也不回答，脑袋只管继续往下伸。我终于看够了，这才缩回身子，噌地跳到地板上，长长地喘出一口气，朝自己的课桌走去。

“郭特洛夫，您忘了关窗啦！”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说。

① 在俄语中，“您”和“你们”是同一个单词，所以才会这样。

噢，真的，我怎么给忘了？得找个理由，补补漏洞。

“我……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，我看见下面大街上，人们走来走去没穿大衣。这么着，就是说，我以为天气已经暖和些了……”

“暖和些了？”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把胖胖的两手一摊，“那你怎么会起鸡皮疙瘩的呢？”

“一切正常，没事儿了！”我精神抖擞地回答，往自己的位子上坐。

“我简直给搞糊涂了。”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用德语表示惊讶。她试也不用试，动作利索地一抬手，正好把夹鼻眼镜架到鼻子上。“简直搞糊涂了！……”

我的同桌维佳·鲍洛特金，小名维基克，外号小罗唆，仿佛有了重大发现似的，正低声对我说：

“小锅子，你的皮鞋刚换过底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鞋底上贴着标签呢，”维基克滑头滑脑地眨眨眼睛，好象在自吹自擂：瞧，我多么机智灵活！“你刚才跪在窗台上，你的新鞋底叫我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这个维基克呀，把心思净用在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！

我拿起笔，象平常一样，身子斜靠着课桌，在一张白色小纸片上写着：

“前卫”在放映《冒名顶替》。外国片子！整整一堵墙上，就画着一个人，头戴黑面具，手拿刺剑，脚穿翻口靴子。

维基克就在那张白纸片上回答我：

那么，又得不吃早点了吗？我可想吃。

我轻蔑地瞅瞅怕饿肚子的小罗唆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几个小小的油煎肉饼重要得很，非吃不行，至于面具、刺剑和翻口靴子倒没啥稀奇，看不看无所谓。我气呼呼地写：

你可以把钱吃光，反正咱俩总归进不了电影院。

“为……为什么呀？”维基克立刻对油煎肉饼丧失兴趣，大失所望地轻声问我。

白色小纸片上再也没有地方落笔，所以我也放低声音回答：

“因为鬼告示已经挂出来了。”

“鬼告示”，我们指的是电影院门口那张讨厌的

布告：

十六岁以下少年儿童不得入场。

可那天，我们多么渴望进“前卫”电影院呵！

“据说成年人，尤其是妇女，总希望看起来显得年龄小些。”我暗暗琢磨，“难道真有这种事情？我才不信呢，除非是疯子，才要让自己年龄小些。人大了，才事事称心如意。就说我哥哥吉马好了。他什么影片都可以看，也能走进接待成人的图书馆，登个记，领取借书卡，晚上不妨去参加音乐会，听听交响乐。哼，老实说，听不听交响乐我倒不在乎，但为什么他样样可以，我却样样没份儿呢？……”

这些念头，我光是在脑子里转转罢了。因此，也可以说，事情的开头不是在德语课上，而是在下了课以后。安娜·鲁道尔芳芙娜临走按了按夹鼻眼镜，说一声“奥夫维特占任”^①。我们也随即奔出了教室。课间大休息啦。

我一阵风似的跑上四楼，去找哥哥吉马。

每上一层楼，年级就高一些。大休息的时候，也

^① 奥夫维特占任：再见(德语)。

是越高越安静。在二楼，大家蹦蹦跳跳，叫叫嚷嚷，有的还吹口哨，互相打打闹闹，因为全是最好动、最爱起哄的五、六年级学生。在三楼，那些学生也大声说话，也跑来跑去，但是已经不打闹，也没有吹口哨的。到了四楼，却是一片安安静静的气氛，而且简直自有一套“马路交通规则”，或者确切些说，自有一套走廊交通规则：高年级女生手挽手或互相搂着，在走廊当中缓缓而行，高年级男生文质彬彬地靠着墙壁或窗台。

我去向吉马拿钱买早点吃。妈妈以为，要是早晨直接把钱交给我，等不到走进学校，我就一定会花光。在大休息的时候，吉马往往一边神气活现地在钱包里掏着，一边说道：

“这就直接上小卖部，别绕来绕去。不要买鲱鱼，要买吃得饱的。离吃午饭还早着呢。我要检查的！小锅子，注意点，别乱买！……”

检查嘛，他当然从来也没有检查过，这么说一说，仅仅是为了在同学们面前摆摆他哥哥的架子。说了这些，吉马还不过瘾，他象大学者似的，按按阔边眼镜框，对我浑身上下打量一番，非要挑毛拣刺不可：

“哎呀，小谢瓦，衬衫全弄皱了。要是自己熨，八成儿就不会弄得这么皱！……”

“哎呀，小谢瓦，短外衣全沾上了墨水。要你自己买，你准不会这么不小心！”

说实话，我总觉得，吉马这辈子从来没进过五年级，他一生下来就戴着角质边框的眼镜，成了挺了不起的九年级学生。是的，做个大人真开心：可以找弟弟的岔子，而且还会从各方面听到夸赞：

“啊，您真是个好哥哥！”

“哦，多么关心弟弟呀！”

那天，吉马跟往常一样，把钱给了我，叫我直接上小卖部，哪儿也别去弯，接着刚要挑毛拣刺，旁边却已经来了个人。这是吉马他们的班主任，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太太，走起路来一颠一颠，象燕雀似的。顺便插一句，当年她教孩子们数学的时候，连我爸爸也还没出世，我就更别提了。这位老太太站住脚，由下向上瞧瞧我的脸，对吉马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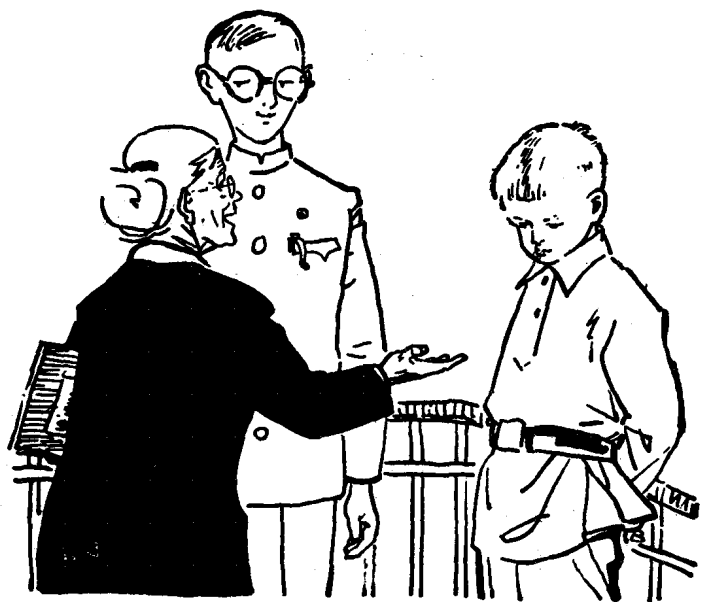
“郭特洛夫，这是你的弟弟吧？我心里在琢磨，你们长得那么象，就跟两滴水似的。”

说着，她拉住我问：

“你念几年级？”

“五年级丙班。”

“五年级？嘿，个子长得多高哇！郭特洛夫，他超过了我，用不了多久还会超过你呢。”



“是呀，他把劲儿全使在‘长个子’上了。”吉马接过话头，那口气，就象我除了长个子，什么都不肯使劲儿。

“长得真象。象得惊人！”老太太重复地说。“只是他还没来得及把自己弄成近视眼。要不是一个戴着眼镜，两张脸简直一模一样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记得当时，我没立刻回答老太太的问话，因为正是在这一刹那，我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。简直是一条妙计！桩桩件件都是从这里开的头……

我变成十六岁啦！

在最末一堂课上，大家画小花瓣，画雄蕊和雌蕊。小罗唆维基克也在画，认真地舔着化学铅笔。他的嘴唇染得铁青，仿佛他在河里泡了整整一天。

我碰碰维基克的肩膀，结果，他本子上的雌蕊一下子画得比别的长了。

“哎哟，瞧你，瞧你！”维基克怪怨我。“全弄坏了……”

我把脑袋俯在本子上，好象细心地观察着图画，嘴里轻轻地说：

“问你一句话，非常重要的！”

维基克好奇地竖起耳朵听。

“你可想得起来，我哥哥吉马拍照戴不戴眼镜哪？”

维基克脸一沉，叹口气：

“开什么玩笑！存心给我出难题，想嘲笑我吗？”

这是维基克的老毛病：老是怀疑别人嘲笑他、挖苦他，惹他生气。

“鲍洛特金，花的结构使你感到惊奇了吧？”植物老师问。“想提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哦……不……没有。”小罗唆讷讷地说，赶紧

又埋头画着。

“戴不戴眼镜呢？戴不戴眼镜呢？”我脑子里还一直在想，笔下应该画雄蕊雌蕊，可不知不觉中反复地写着：冒名顶替……冒名顶替……

我和维基克一块儿跑着回家。我不时地碰撞行人，一叠连声地说对不起，不过，嗓音轻得除了自己谁也听不清。维基克勉强跟上我，奔得气喘吁吁，但是居然还能边喘气边说：

“哎，讲出来呀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哎，讲出来呀，……干吗藏在肚子里，不告诉我？……”

我偏偏卖关子，不讲给他听。

“马上到家了，查对一下，再告诉你。在大门口等着吧，我一会儿就来！”

妈妈说我丢三落四，在家里数第一。不过还有第二、第三个丢三落四的人——就是吉马和爸爸。妈妈绝对不让他们随身带着公民证：“你们准会丢了！要不，也会在无轨电车上被人掏走！”

“可万一我违反了交通规则，”爸爸随口问道，“人家要我出示公民证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别违反就行了。”妈妈冷冷地回答。“身边不带证件的人别去违反任何规则。”

在家里，爸爸和吉马的公民证没有藏进衣柜，而

是放进书橱、夹在书本里的。爸爸的公民证夹在马明·西比利亚克^①作品集第三卷。吉马的夹在苏联小百科全书第八卷。

我急匆匆地翻着书页，眼前闪过一幅幅插图：人物肖像、奇怪的机器、鱼类的骨骼，还有古代的动物。可就是没看到公民证……在心急慌忙中，不慎让一份墨绿色的薄薄的小册子，从蓝封皮的厚书里掉了出来。那就是公民证，落到地板上，恰巧在我脚边。妈妈平常用两个指头夹取这份证件，简直把它当珍珠玛瑙似的。

我把公民证捡起来，打开一瞧——唉，清清楚楚，我早就料到啦！吉马故意戴着眼镜拍照，使我的计划全部完蛋。他的两只眼睛藏在讨厌的深色边框里，透过镜片，讽刺似地微笑着，好象在说：你呀，异想天开，白费心机！

实际上，吉马压根儿没在笑。他眼望远处，紧张得很，但这是我后来才看出来的。

我走到镜子跟前，瞧瞧吉马的照片，瞧瞧自己，再瞧瞧照片，再瞧瞧自己。脸的确挺象，可就是这副眼镜……

吉马常常管我叫“大冒险家”。当时我还没有看

^① 马明·西比利亚克：(1852—1912)俄国作家。